

展宸处处

三上招宝山

●王龙标

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奔腾不息的江流；繁忙的港口，林立的厂房；一山兀立，雄视沧海。这山就是被称为“江海锁钥，浙东门户”的镇海招宝山。它独特的位置和傲视四野的气魄，招我于冬日第三次登临造访。

招宝山位于宁波市区东北隅，甬江口北侧，是宁波母亲河甬江的人海关隘，海上丝路的始发地。古往今来，这里商贾云集，“商船所经，百珍交集”，为“招财进宝”之所，故名招宝山，又叫侯涛山。它是集海天风光、海防要地、人文景观、宗教文化、状元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区、国家4A级景区。

招宝山不高不大，只是独立在沧海平川之上，显得挺拔威武。上山古道有三条：中峰古道、南陵云路、西山幽径，三条古道几个景点我都走遍。先循中路上，山腰有个半山亭，亭上楹联有“东方财神招宝山，南海观音普陀山”，两山并论齐名，只是一个为苍生，一个为神灵。上去是有名的威远城，建于明朝。当时两浙总督卢镗，率军民用条石建成，高7米多，四周有600多块。城内有报功祠，供奉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塑像，高大英武，威震远方。威远城上去有10多块“海天雄镇”“天险崇关”等历代官宦文人题碑。拾级而上，山顶是宝陀禅寺，大殿叫圆通宝殿，旁有钟鼓楼、经楼。主殿高9米多，长宽各19米，飞檐雕梁，蔚为壮观。明朝浙江总督胡宗宪，去舟山海岛征剿倭寇，把落户在普陀山宝陀禅寺中的“不肯去观音像”，迁来招宝山上，并与卢镗等人捐资建成该寺，意为“掌管东方财库，庇护东方商贾”，招宝山由此得名。

距宝陀寺200米的另一山巅上是鳌柱塔，塔名由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题写。它重建于1998年，仿宋建筑，七层八角，青铜柱做刹顶，总高57米，据说能镇住东海兴风作浪的“鳌”。底层金碧辉煌，用电光声技术，展示“独占鳌头”的状元文化。古代镇海出过众多状元，现在镇海中学也屡出省内“高考状元”。三到四层展示观音文化，塑有33尊形态各异的观音像。五至六层展示院士文化，展示了贝时璋、杨福家等院士的功绩。中国两院院士按比例算，数宁波最多，宁波尤以镇海为众，全国1500多名两院院士中，宁波94名，其中镇海有29名，平均每万人一名。

招宝山东南山麓，有“吴公纪念碑亭”，于1986年重修，之前有碑无亭。清时，镇海守备吴杰于1885年下令抗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中孤拔的侵扰，击沉法舰，这是我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屈指可数的一次胜利。碑顶有“丰碑留宝山，威镇镇欧洲”的楹联，真是“肝胆恢弘包海天，功成一炮史无前”。碑亭下是安远炮台，上有两门清道光年间的古炮和两匹石马，也于1885年吴公设置，与甬江南岸金鸡山下的平远炮台相呼应，扼守浙东大门。作家天方据此史实，编写了《炮魂》剧本，彰显了吴公抗夷的功绩。

碑亭边，南陵云路上，有一摩崖石刻，这是1984年清理山体时发现的梵文，印度佛教密宗语，称“六字真言”，意为我们熟知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摩崖石刻旁有妈祖阁，我国和海外华人凡是滨海之

地都供奉妈祖像，以保当地渔民出海平安。另一旁是招宝山文化苑，设有东方招宝财库，塑有高大的财神爷像，像前是聚宝盆，两旁书有“海不扬波千古定，地无爱宝一山招”。当地人说，镇海之所以繁荣富庶，人才辈出，都是招宝山的功劳啊！文化苑下就是雄伟的招宝山大桥，一头架在招宝山上，一头压在对岸金鸡山上，作为镇海区与北仑区互通的纽带。甬江从桥下奔流出海。武汉长江大桥是龟蛇锁大江，这里却是“金宝”涌宁波了。

招宝山下是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，馆名由江泽民题写。此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全国100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，免费参观。门外有两门英国造的平夷前膛炮。馆内展览分五个部分，展出宁波、镇海郡邑设置的历史沿革，主要展出浙东军民百年抗倭抗英抗法史迹，塑有戚继光、张世杰、吴杰、葛云飞、郑国鸿、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像，详实介绍了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誓死抗战的功绩，也说明了镇海口是海防沙场，为保卫祖国作出过巨大贡献。

登上鳌柱塔顶，极目远眺：东南望，宁波舟山港区作业繁忙，巨轮云集，成就了中国第二大港；西南望，镇海新老城区与宁波老市区已连成一片，甬江穿插其间，大都市框架已形成；西北望，一马平川，沃野百里，滩涂上崛起全国数一数二的镇海石化；东北望，是一望无际的东海，中国最大渔场，最大港口，海上热土。真是：一峰兀立大洋边，江海门户招宝山。古今交融形胜地，自然人文竞娇妍。

缘乡山水

冬行王千山

●郑宏杰

王千山原先是不出名的村名，如今报纸、电视经常提起其美丽景色，只是闻其名未临其境，我们很想潇洒走一回。

冬日，家人约我赴王千山走走，我欣然同往。一行五人自驾车向东挺进，马上就到白岍岭，这时突然想起从前有人说“白岍岭头骂知县”，如今已成历史，现在人人可提意见了，时代不同了。又曾听说白岍岭有什么“白羊精”，月亮夜要拖过往客人，很是吓人，岩头上镌刻的字迹尚存。俱往矣，还看今朝。

通过隧道就是否里、雪坡、梅岙等村，沿路亦可观光。两旁可见层峦叠嶂，多郁郁葱葱，甚感心旷神怡。未几就到越溪大桥，解放前两岸冷落荒凉，叫外海头，往返停靠有渡船。现在过桥后建有街道，商铺林立，商贾云集。

驱车往南就是王千山脚，可见王千山村，多新建民房，款式新颖，不见了木结构的老房子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从住房上就可看出。

王千山是一高山丘，冬日没有鸟语花香，山上没有古木参天。公路崎岖，蜿蜒曲折成“S”型旋转。但奇怪的是两面岩头与泥土都是黄色，应该是“黄干山”啊，又据说王姓很多，对该地命名待考。

到顶点极目远眺，东面能看到地平线，天水相连，波光粼粼。待旭日东升，太阳染红天穹，海上观日出难得看到。真是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”。

驱车又往上，见山坡有少许民房，有一妇人在洗衣，问枯林在何处？她手指不远就是。上去居然有三处别墅，似殷实人家，见我们到来，走出一男主人说，你们远客慢慢玩，接着引领我们去桂林、桃林观赏。时值隆冬，桃林落叶殆尽，一派凄凉，唯大片枯林一派生机。枯树不高，落下的成熟桔子俯首可拾。男主人说你们可任吃任摘。我连吃十几只，五人分头将桔连叶剪下，不久就足足有四小箩了，满载而归。主人又目送我们下山，挥手再见。

时间已至11时，有饥饿，遂至梅岙渔村餐馆用膳。这里来过几次，多有生猛海鲜，别有一番趣味。但价格不菲，五人吃了共180多元。不多逗留，饭后就驾车返家，正好午休。

游感而发

徐霞客游记里的茶事

●葛云高

“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；此物信灵味，本自出山原。”诗中赞美之物即为茶。茶是世间圣洁、清灵之物，它立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笑着世事变迁，同时将自己的美好分与世人。人们在茶中品饮人间情、世间味，从而感悟出别样的茶味人生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被称为“千古奇书”，在60余万字的《游记》中，写了很多茶事。茶，源于中国，自发现起，就一直为人们所用，至今有数千年的历史。茶文化的源头在中国，艳丽的茶道之花也开在中国。一部《游记》失去茶，就会黯然失色；而有了茶，这部千古奇书就鲜活透亮，光彩夺目。

徐霞客对茶情有独钟，整部《游记》初步统计描写茶事有70余处。在客来敬茶中记述的类型有供茶、待茶、供茗、饮茶、啜茶、进茶、点茶、献茶、留茶等9种；写煮茶17次。《游记》记载了寺庵观庙设茶、施茶8处。并又记述以茶命名的茶埠1处、茶寺1处、茶亭1处、茶坞1处、茶榜1处、茶洞1处、茶园2处、茶房3处、茶庵5处。可以说《游记》里的茶事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。

这里试举几例供读者欣赏。
茶道养生，品茶回归大自然，茶人的内心世界易与外部环境交融，使人尘心洗净，达到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升华，徐霞客就是这样的爱茶之人。请看徐霞客在第二次《游天台山日记》中，在我们宁海境内写道：“壬申三月十五日，渡水母溪，登松门岭，过王爱山，共三十里，饭于筋竹岭庵，其地为宁海、天台界。陟山冈三十余里，寂无人烟，昔弥陀庵亦废。下一岭，从山杳冥中，得村家，淪茗饮石上。又十余里，逾岭而入天封寺。”他在这里虽然没有写明村落的名称（疑是现在的上李坑）。该村旁有溪坑，山绿影涧，溪涧中巨石峥嵘，碧潭与飞瀑相连，怪石与幽泉同在，天地造化的神奇，自然万物的和谐，涧草水味香，自然环境美。于是徐霞客拿出携带的煮茶器具，在石上淪茗品茶。在《滇游日记之四》中入箬竹寺，游禾木寺，《游记》写道：“亭当坡间，林峦环映，东对峡隙，滇池一杯，浮白于前，境甚疏旷，有云林笔意。亭以茅覆，窗棂洁净。中有兰二本，各大丛合抱，一为春兰，止透二挺；一为冬兰，花发十穗，穗长二尺，一穗二十余花。花大如萱，

乃赭斑之色，而形则与兰无异。叶比建兰阔而柔，磅礴四垂。穗长出叶上，而花大枝重，亦交垂于旁。其香盈满亭中，开亭而入，如到众香国中也。三人者，各当窗一隙，踞窗槛坐。侍者进茶，乃太华之精者。茶冽而兰幽，一时清供，得未曾有。”他笔下的禾木亭建在山坡间，优美的环境有云林笔意，亭内有兰花，王者之香，在此品饮太华茶，真是惬意。读此处的环境，美景中品茶，使人感同身受。

徐霞客是对茶有研究的一位行家。如《粤西游日记三》写饮茶于映霞庵时：“滕君一见倾盖，即为留酌。其酒颇佳，略似京口，其茶则松萝之下者，皆此中所无也。”松萝茶产于安徽休宁的松萝山顶，创制于明朝，早就因其品质独特和药用价值而闻名全国，为我国较早的名茶之一。《本经逢源》中说：“徽州松萝，专于化食。”徐霞客在广西映霞庵饮了茶后，忆起了松萝茶的好处来，感叹庵中饮的茶在松萝之下，该地方的茶没有松萝的茶好。而《粤西游日记四》中抵黄村庵，写茶事有：“以足份，姑憩而不行，乃取随夫所摘多灵山顶芽茶，洁釜而焙之，以当吾阳羨茶中茗茹，香气无异也。”阳羨，即宜兴。江苏宜兴古称阳羨。史料称，阳羨茶以汤清、芳香、味醇的特点而著称。阳羨茶始于东汉，盛于唐朝，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，设贡茶院生产贡茶。宜兴贡茶院“有房屋三十余间，役工三万人，工匠千余人，岁贡阳羨茶万两”。贡茶开采时，太守要亲临开园，征调万人突击采茶，贡茶制成后，要摆宴赋诗，蔚为盛事。唐代诗人卢仝在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诗中称：“天子未尝阳羨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。”明代袁中郎（宏道）品阳羨茶为“茶中上品”，而刘继庄的《广阳杂记》记有“天下茶品，阳羨为最”，这充分说明阳羨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。徐霞客将采摘的灵山顶芽茶，自己进行制作后，高兴地说与家乡的阳羨茶香气无异也，也说明了灵山顶的茶香味浓，是一种高级的绿茶。

徐霞客对茶树的记述，也是浓墨重彩的。在《滇游日记八》中到岩山感通寺找何长君，写所见茶树：“中庭院外，乔松修竹，间以茶树。树皆高三四丈，绝与桂相似，时方采摘，无不架梯升树者。

茶味颇佳，炒而复爆，不免黧黑。”这里记述的是云南原生大叶茶种，数百年来，滇西南各县盛产的晒青茶（俗称黑茶），精工制成普洱茶、砖茶、沱茶等，就取自这种高大茶树。

徐霞客在茶事中写有世间人情味。如在《楚游日记》中人天台寺，写道：“寺有僧全撰，名僧也。适他出，其徒中立以芽茶饷。”到玉瑛岩之南，觅所期刘姓瑶人，写有“其人以所摘新茗为献”。在《黔游日记二》中睡山寺写道：“饭后辞影修，影修送余茶茗。”《滇游日记七》到解脱林法云阁，写道：“纯一馈以古磁杯、薄铜鼎、并芽茶为烹淪之具。”徐霞客宿高简槽时，写道：“店主老人梅姓，颇能慰客，特煎太华茶饮予。”太华茶是昆明的特产，《滇略·产略》载，明代云南有三种名茶：太华茶、感通茶、普洱茶。

徐霞客还记述了饮茶中的乐趣。如《黔游日记一》在白云庵，写道：“晚返白云，暮雨复至。自然供茗炉旁，篝灯夜话，半晌乃卧。”该寺主僧自然，他俩在夜晚，点燃茶炉，围坐在一起，啜茶清谈，超脱忘情。这种儒雅的风习至今仍令人神往。在《滇游日记七》中，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悉檀寺元宵节的灯会上，徐霞客作为贵宾，与老人们一起品茶观灯，写道：“弘辨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。灯乃闽中纱围者。佐以柑皮小灯，或挂树间，或浮水面，皆有荧荧明星意，惟走马纸灯，则暗而不章也。楼下采青松毛，铺藉为茵席，去桌跌坐，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，初清茶，中盐茶，次蜜茶，本堂诸静侣，环坐满室，而外客与十方诸僧不与焉。余因忆昔年三里龙灯，一静一闹。粤西、滇南，方之异也。”写出了该地方正月十五灯节风俗习惯，观灯品茶的乐趣。据说“三道茶”，当今大理蝴蝶泉景区已经开发作为旅游饮品。在游客们观看景区文艺演出时，盛妆的白族少女端着茶盘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热情地为游客送上“三道茶”。其中的“盐茶”，已改成“苦茶”，含有“先苦后甜”之意。

我们宁海是“中国茶文化之乡”，望海茶是“中华文化名茶”。我们可以借助徐霞客在王爱山岗优美环境中品茶的历史，淪茗饮石上，弘扬茶文化，提升茶品牌，使茶产业与旅游业相得益彰。

五光十色



曲径

华山公园

●惠广亮



凉亭



怪石



山门

传统美食

年末煎糖喝糖汤

●思原

集体化时期的冬天，冰天雪地的天气好像特别多。到了农历十二月，村子里炊烟袅袅，糖香飘飘，各家各户都会挑选这天气冷、农活闲、番薯甜的时候煎糖。番薯是生产队秋收时分来的口粮，除了鲜吃，要晒一部分番薯干，还要做番薯糕，但煎糖的必须留下。那时食糖和许多物品都是紧缺物资，凭票供应。过年前各家各户要做点米胖糖哄哄小孩，做点芝麻糖正月招待客人，在没有食糖的情况下，一定要用到番薯糖。

煎糖那天很忙。冬日白天短，家里的大人很早就起来了，把头天洗净的番薯切开放在两口大锅里烧烂，搞成糊状，拌上捣碎的麦芽，焖一会儿，就可以榨汁了。榨番薯汁是比较麻烦的事，一般是把竹箩放在石磨的架子上进行。竹箩的下部放一个大盆，用来存放汁水。竹箩四周放上洗净的稻草，把番薯糊倒在里面。起先，番薯汁很快就流下许多，过一会儿，慢慢减少了，后来吝啬得不流下一丁点儿，这就要加重加压：先在番薯糊上

铺些稻草，再在稻草上平铺一块石磨，然后在石磨上放石块；如果还不够重，就把一根长木横在石块的上方，一头缚在柱子上，另一头再挂上重物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尽量把番薯汁压出。

有了番薯汁就可以煎糖了。有一点不可忽视，大盆中的汁水是含番薯糊的，要用“筛筛”滤去。过滤后的液体倒进大锅，干柴猛火，沸腾了好长时间，颜色慢慢变深。这时，最等不住的就是孩子了，他们围在灶头边，矮的踮起双脚，等着锅里的美味。心急的，会拿来一个筷子在锅四周，刮下一点点“锅巴”状的东西，放在嘴里舔舔，尽管锅里的糖汤还不甜，还没到喝的时候，但心里充满了希望，眼里充满了期待。这也难怪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，不用说了孩子，就连大人也早点尝尝糖汤呢！

等到锅里的糖汤变成有点乌红的颜色时，满屋香气扑鼻，是喝糖汤的时候了。每人都会拿个碗，

根据各人的口味，有的放上切碎的花生米，有的放上生姜米，有的放上橘皮碎，再倒上热气腾腾的糖汤，开怀畅饮。邻居家还没有煎糖的，赶快捧一碗送去。记忆中，那时没有糖尿病人，没有“血糖偏高”这个词，大家尽管喝个够，反正一年就这么一次。糖汤甜甜的，烫烫的，香香的，原汁原味，喝在嘴里，暖在心里。负责烧火的，大火已经改成文火，糖锅还得熬下去，过不多久黏糊糊的番薯糖就成形了。毕竟，喝糖汤只是煎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转眼几十年过去。当年农家烧柴的“三眼灶”早已无影无踪，代之以现在的煤气灶具。当年喝糖汤的少年或青年，已经迈入中老年的行列。回顾那些逝去的日子，有苦涩、有忧愁，有欢乐、有甜蜜，但更多的是平平常常，不像现在，老是为“三高”担惊受怕。